

假如没有那场绑架(下)

◆ 王增如

——丁玲与冯达在半淞园的一张合影

2005年5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海举办纪念楼适夷百年诞辰活动,邀请陈明出席。陈明身体不适,委派我前往。临行前,他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谢旦如家属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有关丁玲的手稿、照片的清单,陈明让我顺便了解一下这些物品的下落,如能复制,最好复制一份带回来。

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王锡荣副馆长和乐融主任对这件事很重视,专门派人到离上海100公里以外的南浔库房查询,结果让人欣慰:这些物品保存完好。其中就有这张合影。陈明看到后,非常肯定地说:“这是丁玲和冯达,在上海半淞园。”

由此我对半淞园产生兴趣。我请上海《世纪》的沈飞德帮助查找半淞园的信息。他很快给我复印了《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其中对“半淞园”有详细记载:

私家花园。旧址在今南市区黄浦江边。清光绪初年,该地为上海吴姓人家的桃园,占地近百亩,是上海水蜜桃的主要产地。约1909年(清宣统元年),被上海人沈志贤购买。……改建为私家花园,人称“沈家花园”。据记载,园内有听潮楼、留月台、鉴影亭、迎帆阁等景点。民国初年,花园西部空地被华商自来水公司收买,建为水厂;东部建有沈氏住宅的地方,则被同昌公司老板收买,作为私人住宅,约1919年后,同昌公司将其修整,作为公园对外开放,因花园临江,花园开挖一水渠,直接将江水引入园中,用以水景取胜,遂取杜甫诗“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而取名“半淞园”。……原半淞园门口的高昌庙路,也因之而改名“半淞园路”。……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花园被毁。

我想看看半淞园遗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朱鸿召亲自开车,社科院的陈惠芬陪同,一起来到当时的南市区,结果只看到“半淞园路”的路牌,公园早已荡然无存,遗址处有一大铁栅门,右侧墙上挂着“江南造船厂”白漆黑字木牌。半淞园的原貌彻底看不到了。

照片中的树是什么树呢,初看似松柏,而那挺拔的枝干又似水杉。为此,朱鸿召还专门把我们拉到上海中山公园,解放前这里叫兆丰公园。1931年张闻天曾约丁玲在此会面,商



▲ 冯达留存的丁玲照片
▲ 1934年12月祖慧未两个月时的照片
▲ 1956年蒋祖慧赴苏联前于颐和园留影(丁玲摄)



谈前往苏区。这里也有一片水面,岸上遍植参天水杉。我们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与半淞园这张照片比对,树形不像。再查水杉条目,为落叶乔木,小枝对生,叶线形,交互对生,成羽状复叶状。再把照片放大,仔细看那棵参天大树的树叶,却不是松柏,而枝叶是小小的卵形叶片,不是羽状叶片。我们在北方很少见到这种树。去年,到武汉东湖,忽然看到湖边有一片参天大树,树形树冠都与照片中的大树相似,走近一看,叶片、树干也相同,原来是南方常见的香樟树!再查香樟条目,属常绿大乔木,高可达30米,直径可达3米,树冠广卵形,树冠广展,枝叶茂密,气势雄伟,是优良的绿化树、行道树及庭荫树。产自中国南方及西南各省。树形树叶与照片完全吻合。

晚年冯达对丁玲念念不忘

最令人惊喜的是,2014年第4期《世纪》杂志刊登了傅锡志先生的文章《百年前的上海半淞园》,披露了上个世纪20年代发行的一套半淞园明信片,还原了半淞园的风景。也让我们看到年轻的丁玲和冯达选取此处合影留念的愉悦心情。晚年冯达对丁玲念念不忘,在与女儿祖慧的十几封通信中,几乎每次都要提到丁玲:“冰之是一个绝顶天才的人。”“在街头书摊上买到一本《丁玲选集》,真是喜从天降的兴奋”,“《选集》买到家后,立即‘手不释卷’的细读,三天的时间全部读完。我希望读到更多她的著作。”“照相簿所有的照片我很仔细的看了三遍;你的一双眉毛十足是

你妈妈的眉毛,1956年在北京桥头照的全身照(白花裙,白鞋)你显得十分美,很像你妈妈年轻时的相貌。”“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不只是我心爱而实在是伟大得除我之外无人能了解的人!”

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前,把一些重要物品放在一个小木箱中,交给好友王会悟保管,其中有她的手稿、书信,和一些照片,包括这张她与冯达的合影。以后,为了安全,这些物品又转移到谢旦如家保管。上个世纪60年代谢旦如去世后,他的家属把这些珍贵文物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

2015年11月23日
(作者为丁玲生前秘书)
摘自《世纪》2016年第2期

一生一首翰墨诗

——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十一、投师名家

周慧珺敏行讷言、不善言辞,但她的内心却始终潜藏着一股对艺术的激情与追求。对书法的投入,使她的这种情感被极大地开掘,激发了出来。此刻的周慧珺感觉要在书法上更为精进,需要规范化的训练和名师的指点。于是,她决定正式拜师学艺,于1962年《蜀素帖》展展结束后慕名进入了江西路上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

当时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是由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创办的,目的在于普及青少年书法事业,前后共办了九届,学员达四百多人,现今活跃在上海书法篆刻界的众多英才,很多都出自青年宫书法班。青年宫学习班的学费不过两元,却云集了上海市最顶尖的书法家队伍,有沈尹默、白蕉、翁闾运、任政、胡问遂、拱德邻、潘学固、钱君匋、赵冷月、方去疾、单晓天等一批享誉书坛的大名家在此执鞭,革新了中国书法长达千年私相授受的惯例。

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是在书法呈现凋敝、青黄不接的境遇下,由沈尹默先生倡议,在陈毅和魏文伯的关心支持下,连同潘伯鹰、王个簃、郭绍虞、任政等人的不懈努力于1961年4月8日正式宣告成立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书法篆刻组织,由沈尹默任主任一职,其时会员仅有八十余人。198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易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1989年,又更名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那时的周慧珺还只是初出茅庐,这种齐整而高水准的师资队伍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使得周慧珺书法大进。尤其在名师的亲炙下,她的眼界不断拓展,遍临了多种字帖,楷书有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等,行书则以宋四家为主。各班的学生临写的碑帖都不同,有写颜体的,也有写欧体的。青年宫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并不对此作任何的限制,他们只教你用笔的方法、用笔的原理,帮你分析哪种字体好在哪里,告诉你临习的要点与精髓。

海派书家一向对魏晋风雅蕴藏之美情有独钟,“二王”书法的中和简澹与醇厚典雅历来是海派书家的终极审美追求,因此对于帖学要素的掌控成为了青年宫学习班中的必修课程。受到诸多名家指点迷津,周慧珺茅塞顿开,拿起一本帖时,不再像初学时那样茫然不知所措,能比较迅速地领会到各种字帖的用笔技巧和结构特点。

在青年宫中,学生们被划分为若干个班级,一个老师分管一个班,拱德邻成了周慧珺的指导老师。拱德邻先生六十多岁的年纪,虽然操着一口浓重的苏北话,但长相清秀,书卷气十足。在周慧珺眼中,拱德邻是个和自己性格相近的人,平时萧索寡言,闲静少言,口才更是一般,但思维敏捷,也是个敏行讷言的人。拱德邻时常出入沈尹默的寓所,为他打点日常接待事务,特别是来信都由他代为处理。拱德邻有时就会把周慧珺他们带到沈家中求教请益。沈尹默的名声对于自小学艺的周慧珺来说是如雷贯耳,遥不可及的。而沈老总是表现出对学生特别的关爱,往往总会先接待他们,因为他觉得“青年人就像一张白纸,没有坏习惯,只要好好调教,容易把字写好。不像成年人,有的已养成不好的习气,先入为主了,要改掉是很困难的”。

对于周慧珺来说,最受益匪浅的莫过于沈老对于“悬腕”的讨论,沈老常对她说:“学书必先学会悬腕,同时人要站正,笔墨才能随心而动,灵动自如,肆意挥洒。”因此“悬腕抬肘”的理论对于周慧珺日后喜欢直立悬腕写字且书风凌厉的格调起了开蒙作用,始知:写字不必笔笔中锋,要妙于起倒,达到四面灵动,八面出锋的境界;字的结构就是布白,字由点画组成,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相守,才成艺术品。

青年宫在当时会经常举办各色展览会、讲座、兴趣培训班等活动。一日,周慧珺在观看拱德邻的示范,忽然听见旁边一桌的老师正滔滔不绝地对学生作品进行讲评和指正,而且理论性很强,顿时使年轻的周慧珺产生了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老师很擅言辞,而且言词犀利、切中要害。于是,周慧珺悄悄询问边上的同学,方才得知这位老师是翁闾运先生。初遇翁闾运,周慧珺就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多年后,翁闾运先生也是伯乐识得千里马,两人结成师生忘年交。

33.天人永隔

且看《惜秋华》:“瑟瑟轻寒,正珠帘晓卷,秋心凄紧。瘦蝶不来,飘零一天宫粉。莫令真个敲残,留傍取、玉妆台近。窥镜,乍无人,一笑平添幽韵。芳讯寄应准。待穿来弱线,似玲珑情分。移凤褥,欹宝枕,露干香润。秋人梦里相逢,记欲堕、又还黏鬓。醒醒,海棠边、慰他凉靓。”《减兰》:“阑干斜倚,碧琉璃轻花缀。惨绿模糊,瑟瑟凉痕欲晕初。秋期此度,秋星淡到无寻处。宿露休搓,恐是天孙别泪多。”

《惜秋华》用玉簪花,既寄托对社会、身世感慨,同时也寄寓着对南方妻子段美贞的深情思念。“窥镜,乍无人”,说的就是忽然发现思念的闺中人不在身边,作者希望玉簪花不要全部凋零,能留下些许,供闺中人用来装束。下片中“芳讯寄应准”,说一定会将美好的信息寄给家人,这里既说明此词写作时乡试应该尚未举行,作者对前景尚充满美好的期待。下句中用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抒发对妻子的思念,柔情绵长不绝如缕。《减兰》中的词句,仍由牵牛花而联想到七夕相会,烘托出自己迫切期望见到妻子的心情。到了末句“宿露休搓,恐是天孙别泪多”,希望不要搓掉牵牛花上的露水,因为这可能是织女于黎明前离开牛郎时洒下的泪水。这里作者把对妻子的深情推向极致,让人止不住也要为之泪湿衣襟。

新婚远别,本就是人世间最悲催的情感之一,如果想到这一别居然是天人永隔,龚自珍大概不会去赴那个乡试吧?但是,世间很多事都无法用如果来重新演示。那个叫“命运”的魔鬼总是在你料想不到的地方折磨你。

龚自珍的付出,并没有换来金榜题名。在落败后,他满腹惆怅,谁料想到到徽州家中,又遭受另一重情感打击。他日夜思念的闺中人,已躺在黑漆漆的灵柩内。青年龚自珍只能扶棺痛哭,牵牛花上的露珠果真是化作了离人的伤心雨。段美贞去世时年仅二十二岁。龚自珍离家后,妻子病情渐重。遂请医生诊治,谁知庸医将之误诊为妊娠反应,待到发现误诊,已经无力回天,不幸病逝于七月五日。而此时,也正是龚自珍吟诗作词,托咏花寄思妻

之情的时段。冥冥中有心灵感应吗?七夕相会,如果意念可以穿越万水千山的阻隔,也只能飘荡在无边虚空中……

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龚自珍送妻子段美贞灵柩回杭州。后将亡妻下葬于杭州西溪富家山。在这年春,龚自珍又一次泛舟西湖,并且同第一次与新婚妻子同游西湖一样,写下一首名为《湘月》的词:“湖云如梦,记前年此地,垂杨系马。一抹春山螺子黛,对我轻颦姚冶。苏小魂香,钱王气短,俊笔连朝写。乡邦如此,几人名姓传者?平生沉俊如依,前贤倘作,有臂和谁托?问取山灵浑不语,且自徘徊其下。幽草黏天,绿阴送客,冉冉将初夏。流光容易,暂时著意潇洒。”

两次相隔时间不长的西湖游,但心境迥然不同。从新婚憧憬未来,到妻亡又落第,心绪落差之大,大概要超过“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了吧?如果说前一次游湖龚自珍还有“垂杨系马”的豪气,那么,这次游湖,面对湖光山色,他内心则充满了伤感

和孤独感,想到的是“苏小魂香,钱王气短”,只能“问取山灵浑不语,且自徘徊下”,甚至有“几人名姓传者”的看破世间的沉沦感。

真正伴随龚自珍度过一生的是另一位佳人,名何吉云。龚自珍把早期情感的浪漫交给了段美贞,而把积年累月的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苦差事留给了何吉云。

在嘉庆二十年(1815),龚自珍有了第二次婚姻。续弦夫人何氏,浙江山阴人,也是书香门第之后,祖父何裕里,曾任贵州下江通判。父亲,即龚自珍的岳父何镛曾任何官职,史载不详。从相关史料中可知,何吉云也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的女性。生于一七九四年,小龚自珍两岁。何女士擅长吟诗且不说,其书法造诣尤为人称道。在龚自珍补“中书考差”时,有人断言,“定庵不能作小楷,断不得差。如其夫人与考,则可望矣”。可见,龚自珍夫人的书法在社会上是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何吉云在龚自珍的人生旅途中,是知音,是贤妻,是良母。她不断地用女性的温润,慰藉着他那颗痛苦的灵魂。龚自珍有二子二女,子龚橙、龚陶,长女阿辛,皆为何氏所生。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歆耕

